



南水北调，“复活”了多少年因缺水不再插秧的京西稻。图/据《北京晚报》

南水浇灌的京西稻

□郭宗忠

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调水源头的丹江口库区采风一周回来，又迫不及待地跟随南水北调的水来到玉泉山下的京西稻田里，完成今年最后的浇灌。

水田里的稻子已由橙黄变成了苍黄。我从稻穗上采下一颗稻粒，稻粒已经坚硬得用牙很难咬开。这样的时侯，我知道稻子完全熟透了，随之，稻子收割的季节也已来临。

生怕错过了收割的日子，第二天清晨早起就到了月见湖边。湖边雾气弥漫，露水湿重，湖边稻田里的稻穗垂得更低了，黄色的稻支棱着，稻穗藏进了稻叶下，只有在稻田和小径交接处，才能看见垂着头的籽粒饱满的稻穗。湖边芦苇和稻子的分割线上，它们交错着挡住了去路。不过，我还是想去芦苇的身边，于是侧身挤过芦苇和稻子盖住的小路，裤腿和鞋子都被打湿了。

一片一片连在一起的稻田，到深秋失去了金黄澄明。观赏湖边的芦苇正是好季节，芦花泛白，芦叶青黄参半，还有生命的回光。昨天来到湖边，遇到了一只晒太阳的龟。我们对视了许久，也许它对即将到来的冬天也没有信心，所以，我还是带回家放在阳台上，让它在我的呵护中度过这个冬天。月见湖会结冰，芦苇即将收割，这只应该是放生的龟也不容易找到藏身之地。带回家也许是最佳的选择。

过了霜降的节气，月见湖里的荷叶再没有一片是完整的。夏天雨水击打时湖中的碧绿荷叶，此刻蜷缩的、破落不堪的、垂头丧气的，都在湖水的澄澈里安静下来。这是一个完整生命过程。而破败的荷叶也被湖水呵护着，抱残守缺也是月见湖不可缺少的环节，这给了艺术家们画出残荷画卷的灵感。

那些夏天奔走在荷叶上的黑水鸡，此刻不见了踪影，仔细听时，它们在芦苇荡里发出了吱吱喳喳的鸣叫。也许是天冷了，它们在芦苇荡里的巢窝取暖，等阳光明媚的时候，再到湖里觅食。

这几年，周边一个连一个的公园建起，让环境变得越来越美，植被越来越多，许多候鸟到深秋迁徙的时候也留在了湖边过冬。月见湖里的黑水鸡就是留下来过冬的鸟类之一。在冬天，我看到黑水鸡从树篱中出来觅食草籽，有时候是三两只结伴，看人走近的时候，转眼就钻进了树篱或者芦苇荡里。冬天里，有了这些不再迁徙的鸟，大地也有了生命的活力。我散步的时候，常有许多意外的发现和惊喜。

我此刻在的湖边，正是被稻田、芦苇、蒲苇、小桥围绕的一个水湾。夏天时，水边的一丛芦苇荡中有一窝大苇莺，这是它们的领地。在我经过时，一家之长的雄鸟会发出警告的叫声。我会若无其事地走过，不过久停留，怕打扰了它们。特别是在它们孵化幼鸟的时候，如果有鸟侵入了它们的领地，雄鸟会

毫不迟疑地出击，不论侵袭领地的鸟比大苇莺的体形大多少、凶猛多少，它都会战斗到底，直至把侵入的鸟驱离。

现在，大苇莺飞到了南方过冬，湖边再没有它们缠绵悱恻谈情说爱的情话和对歌。突然静下来的月见湖好像一个老人暮年的日子，晒着太阳，蹲在墙角，一袋早烟，忘记了人生酸甜苦辣是什么滋味，只是品咂着一生经历的许多往事都已经成为了美好。那些往事久远得好像模糊不清，又似乎是昨天才刚刚发生。一切都在这湖水里清澈见底，不再虚构，也不再掩饰，得与失、对与错，似乎已经无关紧要。也许，一切都是命中注定，一切的偶然都有一个必然的结局。

蒲苇像挡着的一面墙壁，修长的叶子黄莹莹的，蒲棒也开始转黄。如果将这些蒲苇的叶子编织成蒲墩，在蒲墩上打坐，会让人的心更加安宁。“心安之处是吾乡”，苏东坡这样说的，也许是让人剔除了外在的干扰，把人与心与自然融合。哪里还有故乡他乡，只有这样，你永远才会成为你自己，无人可以左右的自己。只有在这样的心境里，一个人才能真正明白通达、自然通透。面对这一片湖中的蒲苇，季节交替带来的更多是成熟和自信，还有心的安静与豁达。

湖边的稻田里来了许多观光的人，我发了几张稻田的图片，几个朋友打电话来，问这是何处。我发去了定位，置身稻田，也许每天你只是感到那是稻田，不再把它作为景观。而这稻田外的人，却把一份向往寄托在这里。想想看，身边的景色才是最美的一道风景，我们却常常忽视了它们，比如身边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最北端终点站的团城湖，以及周边的十几个园外园，一年四季都是风景，这一切都像是在画卷里。

我曾经游历多年，最终还是回到了出发的原点。身边家园的美来自哪里？美都是需要有个艰苦艰辛的奋斗过程创造出来的，我们周边环境的改善，不正是得益于百姓的无私付出吗？才有了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了现实。

多年前如此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建设的时候，多少劳动者的默默奉献，以及沿途百姓的大爱，让源源不断的丹江口库区的水流到了我居住的团城湖中。这水不仅改善了北方生活用水的不足，而且“复活”了多少年因缺水不再插秧的京西御稻。如今，南水浇灌着京西稻田，让京西稻得以重生，才有了今天稻菽飘香的丰收景象。

我这样想着时，突然听到鸟儿在蒲苇间歌唱，有着感激和感恩美好大自然的无以言表的喜悦。那是什么鸟？当我抬头要寻找鸟的时候，它羞怯地，从蒲苇间飞起来远离了湖边，又到另外的地方纵情歌唱。

丰收在望，一切都是美的。生活在这样的国度和秋天，连鸟儿赞美的歌都是如此美妙且发自肺腑。

每到秋天，稻子成熟了，在扑鼻的稻香中，我不禁回想起小时候那稻香满稻场的种种美好情景。

那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我家门前有一个大稻场，二三亩地的样子。一进入农历八月，乡亲们就开始平整稻场，为晾晒稻谷提前做准备。秋天的太阳和夏天相比，气温要低，但威力不减，农民总说有“二十四秋老虎”。在阳光的普照下，稻子加快成熟的步伐，由青转淡黄，再到金黄，到稻穗沉甸甸地低下头，整个稻田都是金灿灿的一大片，稻谷就能开镰收割了。在扑鼻的稻香中，人们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看！从周围稻田里收获的稻谷纷纷向稻场汇集，稻场上堆满了黄澄澄的稻谷。趁着天气晴朗，人们开始抢占时机晾晒稻谷。那稻场上铺满了籽实饱满的、厚厚的稻谷，满目金黄，给人一种富足、充实之感。从远处看，就像是油锅里摊着的一张巨大的、正散发着清香的、金黄色的油饼，让人涎水直流，忍不住想品尝一口。正午过后，人们不愿天气炎热，顶着烈日开始翻晒稻谷，让谷子充分享受日光浴，晒干晒透。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翻晒一次。这时，你再看稻场，就像是“浊浪滔天”，或像是水面荡起的层层涟漪，更像是翻滚的麦浪。记得那时父母太忙，就让我用一柄木杈帮着翻晒稻谷。我觉得太好玩了，就乐此不疲地拿着那柄木杈在稻场里一趟又一趟地“画波纹”。母亲看到后，打趣道：“还没晒好就被你又翻回去了。”

对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最妙的莫过于晚上了。吃罢晚饭，我们急切地盼望晚上早点儿来。夜幕降临，在微风的吹拂下，月亮终于露头了，斜斜地挂在山腰。整个稻场披上一层薄薄的轻纱，在朦胧迷蒙中混合着稻谷的芳香，让人心头涌起莫名的兴奋、激动。月光下的稻场，又是一番风景。那稻谷收拢起来堆成一座座小山丘，上面覆盖着一层厚实金色稻草，像是一顶顶大斗笠，又像是一个个大蘑菇，更像是一个个小城堡。我们趁着月色，在谷堆间玩捉迷藏。躲在谷堆后，侧耳细听，听到有小伙伴的脚步声，就悄悄地看他往哪个方向找，然后慢慢挪动身子，趁他不注意迅速溜到另一个谷堆。有时动作慢了，或动静太大，就会被当场捉住。然后，双方互换角色再次玩捉迷藏。

最有意思的是，有的小伙伴趁人不注意，屏住呼吸悄悄躲在稻草堆里，怎么找也找不到。在谷堆间穿梭、翻找，到快要泄气的时候，猛地听到一声大叫“我在这里”，急忙跑过去，才发现这个地方不是找过吗？怎么藏得这么好啊！还有头上顶着稻草、背上背着稻草，玩伪装的也不好捉。一直玩到满头大汗或大人催促回家，才依依不舍地回去。有时，我们也玩老鹰捉小鸡、踢毽子、跳房子等游戏。整个稻场上是一片欢乐的海洋，到处飘荡着我们的叫喊声、欢呼声、笑声，是那么的幸福、甜蜜、快乐！

转眼间，那稻香满稻场的美妙情景已过去30余年，但它一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稻香满稻场

□徐志学



欢迎投稿 邮箱 qct10yan@163.com